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十回 王孺人離合團魚夢

門外山青水綠，道路茫茫馳逐。行路不知難，頃刻夫妻南北。莫哭莫哭，不斷姻緣終續。這闕如夢令詞，單說世人夫婦，似漆如膠，原指望百年相守。其中命運不齊，或是男子命硬，克了妻子，或是女子命剛，克了丈夫。命書上說，男逢羊刃必傷妻，女犯傷官須再嫁。既是命中犯定，自逃不過。其間還有丈夫也不是剋妻的，女人也不是傷夫的，驀地裡遭著變故，將好端端一對和同水蜜，半步不離的夫妻，一朝折散。這何嘗是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？還有一說，或者分離之後，恩斷義絕，再無完聚日子，到也是個平常之事，不足為奇。惟有姻緣未斷，後來還依舊成雙的，可不是個新聞？

在下如今先將一個比方說起，昔日唐朝有個寧王，乃玄宗皇帝之弟，恃著親王勢頭，驕縱橫行，貪淫好色。那王府門前，有個賣餅人的妻子，生得不長不短，又嬌又嫩，修眉細眼，粉面朱唇，兩手滑似柔荑，一雙小腳，卻似潘妃行步，處處生蓮。

寧王一著魂，即差人喚進府中。那婦人雖則割捨不得丈夫，無奈迫於威勢，勉強從事，這一椿事，若是平民犯了，重則論做強姦，輕則只算拐占，定然問他大大一個罪名。他是親王，誰人敢問？若論王子王孫犯與庶民同罪這句話看起來，不過是設而不行的虛套子，有甚相干。寧王自得此婦，朝夕淫樂，專寵無比。回頭一看，滿府中妖妖嬈嬈，嬌嬌媚媚，盡成灰土。這才是人眼裡西施，別個急他不過。如此春花秋月，不覺過了一年餘，歡愛既到處極，滋味漸覺平常。

一日遇著三月天氣，海棠花盛開，寧王對花飲酒，餅婦在旁，看著海棠，暗自流淚。寧王瞧著，便問道：「你在我府中，這般受寵，比著隨了賣餅的，朝巴暮結，難道不勝千倍。有甚牽掛在心，還自背地流淚？」餅婦便跪下去訴苦道：「賤妾生長在大王府中，便沒牽掛，既先為賣餅之妻，這便是牽掛之根了，故不免墮淚。」寧王將手扶起道：「你為何一向不牽掛，今日卻牽掛起來？」餅婦道：「這也有個緣故。賤妾生長田舍之家，只曉得桃花李花杏花梅花，並不曉得有甚麼海棠花。昔年同丈夫在門前賣餅，見府中親隨人，擔之海棠花過來，妾生平不曾看見此花，教丈夫去彩一朵戴。丈夫方走上彩這海棠，被府中人將紅棍攔肩一棍，說道：『普天下海棠花，俱有色五香，惟有昌州海棠，有色有香。奉大王命，直至昌州取來的，你卻這樣大膽，擅敢來採取？』賤妾此時就怨自己不是，害丈夫被打這一棍。今日在大王府中，見此海棠，所以想起丈夫，不由人不下淚。」寧王聽此說話，也不覺酸心起來，說道：「你今還想丈夫，也是好處。我就傳令，著你丈夫進府，與你相見何如？」餅婦即跪下道：「若得丈夫再見一面，死亦瞑目。」寧王聽了，點點頭兒，扔扶了起來，即傳令旨出去呼喚。不須臾喚到，直至花前跪下。賣餅的雖俯伏在地，冷眼卻瞧著妻子，又不敢哭，又不敢仰視。誰知妻子見了丈夫，放聲號哭起來，也不怕寧王嗔怪。寧王雖則性情風流，心卻慈悲，見此光景，暗想道：「我為何貪了美色，折散他人的夫妻，也是罪過。」即時隨賞百金，與婦人遮羞，就著賣餅的領將出來，復為夫婦。當時王維曾賦一詩，以紀此事。詩云：

莫以今時寵，難忘舊日恩。

看花兩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

這段離而複合之事，一則是賣餅妻子貌美，又近了王府，終日在門前賣俏，慢藏漏盜，冶容誨淫，合該有此變故。如今單說一個赴選的官人，驀地裡失了妻子，比寧王強奪的尤慘，後為無意中仍復會合，比餅婦重圓的更奇。這事出在哪个朝代？出在南宋高宗年間。這官人姓王名從事，汴梁人氏。幼年做了秀才，就貢入太學。娘子喬氏，舊家女兒，讀書知禮。夫妻二人，一雙兩好。只是家道貧寒，單單惟有夫妻，並無婢僕，也未生兒女。其時高宗初在臨安建都，四方盜寇正盛，王從事捱著年資，合當受職，與喬氏商議道：「我今年紀止得二十四五，論來還該科舉，博個上進功名，才是正理。但只家私不足，更兼之盜賊又狠，這汴梁一帶，原是他口裡食，倘或復來，你我縱然不死，萬一被他驅歸他去，終身淪為異域之人了。意欲收拾資裝，與你同至臨安，且就個小小前程，暫圖安樂。等待官滿，干戈寧靜，仍歸故鄉。如若兵火未息，就入籍臨安，未為不可。你道何如？」喬氏道：「我是女流，曉得甚麼，但憑官人自家主張。」王從事道：「我的主意已定，更無疑惑。」即便打疊行裝，擇日上道。把房屋傢伙，托與親戚照管。一路水程，毫不費力，直至臨安。看那臨安地方，真個好景致，但見：

鳳皇聳漢，秦晉連雲。慧日如屏多怪石，孤山幽僻遍梅花。

天竺峰，飛來峰，峰峰相對，誰雲靈鷲移來？萬鬆嶺，風篁嶺，嶺嶺分排，總是仙源發出。湖開激灩，六轆桃柳盡知春；城拱崔巍，百雉樓台應入畫。數不盡過溪亭、放鶴亭、翠薇亭、夢兒亭，步到賞心知勝覽。看不迭夫差墓、杜牧墓、林逋墓，行來弔古見名賢。須知十塔九無頭，不信清官留不住。

王從事到了臨安，倉卒間要尋下處。臨安地方廣闊，踏地不知高低，下處正做在抱劍營前。那抱劍營前後左右都是妓家，每日間穿紅著綠，站立門首接客。有了妓家，便有這班閒遊浪蕩子弟，著了大袖闊帶的華服，往來搖擺。可怪這班子弟，若是嫖的，不消說要到此地；就是沒有錢鈔不去嫖的，也要到此闖寡門，吃空茶。所以這抱劍營前，十分熱鬧。既有這些妓家，又有了這些閒遊子弟，男女混雜，便有了賣酒賣肉、賣詩畫、賣古董、賣玉石、賣綾羅手帕、荷包香袋、賣春藥、賣梳頭油、賣胭脂搽麵粉的。有了這般做買賣的，便有偷雞、剪綵、撮空、撒白、托袖拐帶有夫婦女。一班小人，叢雜其地。王從事一時不知，賃在此處，僱著轎子，抬喬氏到下處。原來臨安風俗，無論民家官家，都用涼轎。就是布幃轎子，也不用簾兒遮掩；就有簾兒，也要揭起憑人觀看，並不介意。今番王從事娘子，少不得也是一乘沒簾兒的涼轎，那喬氏生得十分美貌，坐在轎上，便到下處。人人看見，誰不喝采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女娘，生得這樣標緻！」怎知為了這十分顏色，反惹出天樣的一場大禍事來。正是：

兔死因毛貴，龜亡為殼靈。

卻說王從事夫妻，到了下處，一見地方落得不好，心上已是不樂。到著晚來，各妓家接了客時，你家飲酒，我家唱曲，東邊猜拳，西邊擲骰。那邊樓上，提琴弦子；這邊郎下，吹笛弄簫。嘈嘈雜雜，喧喧攘攘，直至深夜，方才歇息。從事夫妻，住在其間，又不安穩，又不雅相。商議要搬下處，又可怪臨安人家房屋，只要門面好看，裡邊只用蘆葦隔斷，塗些爛泥，刷些石灰白水，應當做裝摺，所以間壁緊鄰，不要說說一句話便聽得，就是撒屁小解，也無有不知。王從事的下處，緊夾壁也是一個妓家，那妓家姓劉名賽。那劉賽與一個屠戶趙成往來，這人有氣力，有賊智，久慣打官司，賭場中抽頭放囊，衙門裡買差造訪。又結交一班無賴，一呼百應，打搶搶詐，拐騙掠販，養賊窩贓，告春狀，做硬證，陷人為盜，無所不為。這劉賽也是畏其聲勢，不敢不與他往來，全非真心情願。喬氏到下處時，趙成已是看見。便起下欺心念頭。為此連日只在劉賽家飲酒歇宿，打聽他家舉動。那知王從事與妻子商量搬移下處，說話雖低，趙成卻聽得十之二三，心上想道：「這蠻子，你是別處人，便在這裡住何妨，卻又分甚麼皂白，又要搬向他處，好生可惡！我且看他搬到那一個所在，再作區處。」及至從事去尋房子，趙成暗地裡跟隨。王從事因起初倉卒，尋錯了地方，此番要覓個僻靜之處，直尋到錢塘門裡邊，看中了一所房子。又仔細問著鄰家，都是做生意的，遂租賃下了。與妻子說知，擇好日搬去。這些事體，趙成一盡知。

王從事又無僕從，每日俱要親身。到了是日，喬氏收拾起箱籠，王從事道：「我先同扛夫抬去，即便喚轎子來接你。」

道罷，竟護送箱籠去了。喬氏在寓所等候，不上半個時辰，只見兩個漢子，走入來說：「王官人著小的來接娘子，到錢塘門新下處去，轎子已在門首。」喬氏聽了，即步出來上轎。看時，卻是一乘布幃轎子，喬氏上了轎，轎夫即放下簾兒，抬起就走。

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到一個門首，轎夫停下轎。轎夫停下轎子，揭起簾兒，喬氏出轎。走入門去，卻不見丈夫，只見站著一伙面生歹人。原來趙成在間壁，聽見王從事吩咐妻子先押箱籠去的話，將計就計，如飛教兩個人抬乘轎子來，將喬氏騙去。臨安自來風俗，不下轎簾，趙成恐王從事一時轉來遇著，事體敗露，為此把簾兒下了，直抬至家中。喬氏見了這一班人，情知有變，嚇得面

如土色，即回身向轎夫道：「你說是我官人教你來接我到新下處，如何抬到這個所在，還不快送我去。」那轎夫也不答應，竟自走開。

趙成又招一個後生，趕近前來，左右各挾著一隻胳膊，扶他進去，說：「你官人央我們在此看下處，即刻就來。」喬氏嬌怯怯的身子，如何強得過這兩個後生，被他直攙至內室。喬氏喝道：「你們這班是何等人，如此無理！我官人乃不是低下之人，他是河南貢士，到此選官的。快送我去，萬事皆休，若還遲延，決不與你干休！」趙成笑道：「娘子弗要性急，權且住兩日，就送去便了。」喬氏道：「胡說！我是良人妻子，怎住在你家裡。」趙成帶著笑，側著頭，直走到面前去說道：「娘子，你家河南，我住臨安，天湊良緣，怎說此話。」喬氏大怒，劈面一個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砍頭賊，如此清平世界，敢設計誑騙良家婦女在家，該得何罪。」趙成被打了這一下，也大怒道：「你這賊婦，好不受人抬舉。不是我誇口說，任你夫人小姐，落到我手，不怕飛上天去，哪希罕你這酸丁的婆娘？」

要你死就死，活就活，看哪一個敢來與我講話。」喬氏聽了想道：「既落賊人之手，丈夫又不知道，如何脫得虎口？罷，罷！不如死休！」乃道：「你原來是殺人強盜，索性殺了我罷。」趙成道：「若要死偏不容你死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實對你說，已到這裡，料然脫不得身，好好須從，自有好處。」喬氏此時，要投河奔井，沒個去處；欲待懸樑自盡，又被這班人看守。真個求生不能生，求死不得死，無可奈何，放聲大哭。哭了又罵，罵了又哭，捶胸跌足，磕頭撞腦，弄得個頭蓬發鬆，就是三寸三分的紅繡鞋，也跳落了。趙成被他打了一掌，又如此罵，如此哭，難道行不得凶？只因貪他貌美，奸他的心腸有十分，賣他的心腸更有十分，故所以不放出虎勢，只得緩緩的計較。乃道：「眾弟兄莫理他，等再放肆，少不得與他一頓好皮鞭，自然妥當。」一會兒搬出些酒飯，眾人便吃，喬氏便哭。眾人吃完，趙成打發去了，叫妻子花氏與婢妾都來作伴防備。原來趙成有一妻兩妾，三四個丫頭，走過來輪流相勸，將銅盆盛了熱水，與他洗臉，喬氏哭猶未止。花氏道：「鐵怕落爐，人怕落圍。你如今生不出兩翅，飛不到天上，倒不如從了我老爹罷。」喬氏嚷道：「從甚麼，從甚麼？」那娘道：「陪老爹睡幾夜，若服侍得中意，收你做個小娘子，也叫做從；或把與別人做通房，或是賣與門戶人家做小娘，站門接客，也叫做從。但憑你心上從哪一件。」

喬氏聽了，一發亂跌亂哭，頭髻也跌散了，有只金簪子掉將下來，喬氏急忙拾在手中。原來這只金簪，是王從事初年行聘禮物，上有「王喬百年」四字，喬氏所以極其愛惜，如此受辱受虧之際，不忍棄舍。此時趙成又添了幾杯酒，慾火愈熾，喬氏雖則淚容慘淡，他看了轉加嬌媚，按捺不住，趕近前雙手抱住，便要親嘴。喬氏憤怒，拈起手中簪子，望著趙成面上便刺，正中右眼，刺入約有一寸多深。趙成疼痛難忍，急將手搭住喬氏手腕，向外一扯，這簪子隨手而出，鮮血直冒，昏倒在地。可惜一團高興，弄得冰消瓦解。連這一妻兩妾，三四個丫頭，把香灰糝的，把帕子紮的，把喬氏罵的揪打的，亂得大缸水渾。趙成昏去了一大會，方才忍痛開言說：「好，好，不從我也罷了，反糊壞我一目。你這潑賤歪貨，還不曉得損人一目，家私平分的律法哩。」叫丫頭扶入內室睡下，去請眼科先生醫治。又吩咐妻妾們輪流防守喬氏，不容他自尋死路。詩云：

雙雙鵝鳥在河洲，贈繳遙驚兩地投。

自係樊籠難解脫，霜天叫做不成儔。

且說王從事押了箱籠，到了新居，復身轉來，叫下轎子，到舊寓時，只見內外門戶洞開，妻子不知那裡去了。問及鄰家，都說不曉得。惟有劉賽家說：「方才有一乘轎子接了去，這不是官人是哪個？」王從事聽了這話，沒主意，一則是異鄉人，初到臨安，無有好友；二則孤身獨自，何處找尋去。走了兩三日，沒些蹤影，心中憤恨，無處發洩，卻到臨安府中，去告起一張狀詞，連緊壁兩鄰，都告在狀上。這兩鄰一邊是劉賽，一邊是做豆腐的，南潯人，姓藍，年紀約莫六十七八歲，人都叫做藍老兒，又叫做藍豆腐。臨安府尹，拘喚劉賽及藍豆腐到官審問，俱無蹤跡。一面出廣捕查訪，一面將劉賽、藍豆腐招保。

趙成在家養眼，得知劉賽被告，暗暗使同伴保了劉賽，又因劉賽保了藍豆腐。王從事告了這張狀詞，指望有個著落。那知反用了好些錢鈔，依舊是捕風捉影。自此無聊無賴，只得退了錢塘門下處，權時橋寓客店，守候選期，且好打探妻子消息。分明是：

石沉海底無從見，浪打浮漚那得圓。

再說趙成雖損了一目，心性只是照舊。又想這婆娘烈性，料然與我無緣的了，不如早早尋個好主顧賣去罷。恰有一新進士，也姓王，名從古，平江府吳縣人，新選衢州府西安縣知縣。

年及五旬，尚未有子。因在臨安帝都中，要買一妾，不論室女再嫁，只要容貌出眾，德性純良，就是身價高，也不計較。那趙成慣做這掠販買賣，便有慣做掠販的中媒，被打聽著了，飛風來報與他知。趙成便要賣與此人，心上躊躇，怕喬氏又不肯隊，教妻子探問他口氣。這婆娘扯個謊，口說：「新任西安知縣，結髮已故，名雖娶妾，實同正室。你既不肯從我老爹，若嫁得此人，依舊去做奶奶，可不是好。」喬氏聽了細想道：「此話到有三分可聽。我今在此，死又不得死，丈夫又不得見面，何日是了。況我好端端的夫妻，被這強賊活拆生分，受他這般毒辱，此等冤仇，若不能報，雖死亦不瞑目。」又想到：「到此地位，只得忍恥偷生，將機就計，嫁這客人，先脫離了此處，方好作報仇的地步。聞得西安與臨安相去不遠，我丈夫少不得做一官半職，天若可憐無辜受難，日後有個機會，知些蹤跡，那時把被掠真情告訴，或者讀書人念著斯文一脈，夫妻重逢，也不可不知，報得冤仇，也不可不知。但此身圈留在此，不知是甚地方，又不曉得這賊姓張姓李，全沒把柄。」想了一回，又怕羞一回，不好應承，汪汪眼淚，掉將下來，就靠在桌兒上，嗚嗚咽咽的悲泣。

花氏因他不應，垂頭而哭，一眼覷見他頭上，露出金簪子，就伸手去輕輕拔他來。喬氏知覺，抬起頭來，簪子已在那婆娘手中。喬氏急忙搶時，那婆娘掣身飛奔去了。喬氏失了此簪，放聲大哭，暗思道：「這是我丈夫行聘之物，刺賊救身之寶，今落在他人之手，眼見得要夫妻重會，不能夠了。」自此尋死的念頭多，嫁人的念頭少。哭得個天昏地暗，朦朧睡去，夢見一個大團魚，爬到身邊。喬氏平昔善會烹治團魚，見了這個大團魚，便拿把刀將手去捉他來殺。這團魚抬頭直伸起來，喬氏畏怕，又縮了手。喬氏心記頭上金簪，不知怎的這簪子卻已在手，就向團魚身上一丟，又捨不得，連忙去拾這簪子，卻又不見。四面尋覓，只見那團魚伸長了頸，說起話來，叫道：「喬大娘，喬大娘，你不要愛惜我，殺我也早，燒我也早。你不要懷念著金簪子，尋得著也好，尋不著也好。你不要想著丈夫，這個王也不了，那個王也不了。」喬氏見團魚說話，連叫奇怪，舉把刀去砍他，卻被團魚一口齧住手腕，疼痛難忍，霎然驚醒。

想道：「我丈夫平時愛吃團魚，我常時為他烹煮，莫非殺生害命，至有今日夫妻拆散之報？」

正想之間，花氏又來問：「願與不願，早些說出來，莫要擔誤人。」喬氏無可奈何，勉強應承。趙成又想：「這婆娘利害，倘到那邊，一五一十，說出這些緣故，他們官官相護，一時翻轉臉來，尋我的不是，可不老大利害，莫把家裡與他認得。」

「又吩咐媒人，只說姓胡。這一班通是會中人，俱各會意，到王知縣船上去說，期定明日親自來相看。趙成另向隱僻處，借下一個所在，把喬氏抬到那邊住下。趙成妻子，一同齊去。到午牌前後，王從古同媒人來，將喬氏仔細一看，姿容美麗，體態妖嬈，十分中意，即便去了。不多時，媒人領了十多人來，行下了三十貫錢聘禮。喬氏事到此間，只得梳妝，含羞上轎，雖非守一而終，還喜明媒正娶，強如埋沒在趙成家裡。要知喬氏嫁人，原是失節，但趙成家緊緊防守，尋死不得，至此又還想要報仇，假若果然尋了死路，後來那得夫婦重逢，報仇雪恥。

當時有人作絕句一首，單道喬氏被掠從權，未為不是。詩云：

草草臨安住幾時，無端風雨喚離居。

東天不養西天養，及到東天月又西。

喬氏上了轎，出了臨安城，王從古船泊江口，即舟中成其夫婦。王從古本來要娶妾養子，因見喬氏美豔，枕席之間，未免過度。那喬氏從來知詩知禮，一時被掠，做下出乖露醜，每有所問，勉強支吾，心實不樂。王從古只道是初婚的怕羞，那知有事關

心，各不相照。王從古既已娶妾，即便開船，過了富陽桐廬，望三衢進發。為甚叫做三衢？因洪水暴出，分為三道，故名三衢。這衢州地方，上屆牛女分野，春秋為越西鄙姑蔑地，秦時名太末，東漢名新安，隋時名三衢，唐時名衢州，至宋朝相因為衢州府。負郭的便是西安首縣。王從古到了西安上任，參謁各上司之後，親理民事，無非是兵刑錢穀，戶婚田土，務在伸屈鋤強，除奸剔蠹，為此萬民感仰，有神明之稱。又一清如水，秋毫不取，西安縣中，寂然無事。真個：

雨後有人耕綠野，月明無犬吠花村。

這王從古是中年發跡的人，在蘇州起身時，欲同結髮夫人安氏赴任。夫人道：「你我俱是五旬上邊的人，沒有兒女。醫家說，婦人家至四十九歲，絕了天癸，便沒有養育之事。你的日子還長，不如娶了偏房，養個兒子，接代香火。你自去做官，我情願在家吃齋念佛。」故此王從古到臨安娶妾至任。衙中隨身伴當夫妻兩人，親丁只有喬氏。誰知喬氏懷念前夫，心中只是怏怏。光陽迅速，早又二年。一日正值中秋，一輪明月當窗，清光皎潔。王從古在衙齋對月焚香啜茗，喬氏在旁侍坐。但見高梧疏影，正照在太湖石畔，清清冷冷，光景甚是蕭瑟。兼之鶴唳一聲，蟋蟀絡繹，間為相應，雖然是個官衙，恰是僧房道院，也沒有這般寂寞。王從古乘間問著喬氏道：「你相從我，不覺又是兩年，從不見你一日眉開，畢竟為甚？」喬氏道：「大凡人悲喜各有緣故，若本來快活，做不出憂愁；若本來悲苦的，要做出喜歡，一發不能夠。」王從古見他說話含糊，又道：「我見你德性又好，才調又好，並不曾把偏房體面待你，為何不向我說句實話？」喬氏道：「失節婦人，有何好處，多煩官人，這般看待。」王從古道：「你是汴梁人，重婚再嫁，不消說起。畢竟你前夫是死是活，為甚的到了臨安住在胡家？」喬氏道：「原來這販賣人家姓胡麼？」王從古聽說，一發驚異道：

「你住在他家，為何還不曉得他姓胡，然則你丈夫是甚麼樣人？」喬氏道：「妻子既被人販賣，說出來一發把他人玷辱，不如不說。況今離別二年有餘，死也沒用，活也沒用。」言罷，雙淚交流，歎歎歎息。王從古聽他說話又苦，光景又慘，連自家討個販賣來的做偏房，也沒意思，悶悶不名而睡。喬氏見他已睡，乃題一詩於書房壁上。詩云：

蝸角蠅頭有甚堪，無端造次說臨安。

因知不是親兄弟，名姓憑君次第看。

題罷就寢。明早王從古到書房中，見了此詩，知道是喬氏所作。把詩中之意一想：「蝸角蠅頭，他丈夫定是求名求利的，到臨安失散，不消說起。後邊兩句，想是將丈夫姓名，做個謎話，教我詳察，我一時如何便省得其意。」王從古方在此自言自語，只見喬氏送茶進來。王從古道：「你詩中之意，我都曉得，若後來訪得你前夫消息，定然使月缺重圓。喬氏聽見此話，雙膝就跪下，說道：「願官人百年富貴，子孫滿堂。此時笑容可掬，真是這兩年間，只有這個時辰笑得一笑，眉頭開得一開。」

王從古看了，點頭嗟歎其不忘前夫。

自此又過年餘。一日正當理事，陰陽生報導：「府學新到的教授來拜。」王知縣先看他腳色，乃是汴梁人，年二十八歲，由貢士出身，初授湖州訓導，轉升今職，姓王名從事。王從古見名姓與己相去不遠，就想著喬氏詩中有因，知不是親兄弟之句，沉吟半晌，莫非正是此君，且從容看是如何。遂出至賓館中相見，答拜已畢，從此往來，也有公事，也有私事，日漸親密。一來彼此主賓，原無拘礙；二來是讀書人遇讀書人，說話投機，杯酒流連，習為常事。倏忽便二年。那衢州府城之南，有一爛柯山，相傳是青霞第八洞天。晉時樵夫王質入山砍樵，見二童子相對下棋，王質停了斧柯，觀看一局，棋還未完，王質的斧柯，盡已朽爛，故名為爛柯山。有此神山聖跡，所以官民士宦，都要到此山觀玩。

一日早春天氣，王從事治下肴棧，差馳夫持書柬到縣，請王從古至爛柯山看梅花。王從古即時散衙，乘小轎前來。王從事又請訓導葉先生，同來陪酒。這葉先生雙名春林，就是樂清縣人，三位官人，都是角巾便服，素鞋淨襪，攜手相扶，緩步登山，藉地而坐，飲酒觀花。是日天氣晴和，微風拂拂，每遇風過，這些花瓣如魚鱗飛將下來，也有點在衣上，也有飛入酒杯。王知縣道：「這般良辰美景，不可辜負。我三人各分一韻，即景題詩，以志一時逸興。」王教授道：「如此最妙。」就將詩韻遞與王教授，知縣接韻在手，隨手揭開一韻，乃是壺字。

知縣又遞與王教授，教授又送葉訓導。那葉訓導揭出仙字。然後教授揭著一韻，卻是一個妻字，不覺愀然起來。況且遊山看花的題目，用不著妻字，難道不是個險韻？又因他是無妻子的人，驀地感懷，自思自歎。知縣訓導，那裡曉得。王知縣把酒在手，啣啣唔唔的吟將出來，詩云：

梅發春山興莫孤，枝頭好鳥喚提壺。

若無佳句酬金谷，卻是高陽舊酒徒。

葉訓導詩云：

買得山光不用錢，梅花清逸自嫣然。

折來不寄江南客，贈與孤山病裡仙。

王教授拈韻在手，討倒未成，兩淚垂垂欲滴。王知縣道：

「老先生見招，為何先自沒興，對酒不樂，是甚意思？」王教授道：「偶感寒疾，腹痛如刺，故此詩興不湊，例當罰遲。」自把巨杯斟上。這杯酒卻有十來兩，王教授平昔酒量，原是平常，卻要強進此杯，嚥下千千萬萬的苦情，不覺一飲而盡。紅著兩眼，吟詩云：

景物相將興不齊，斷腸行路各東西。

誰教夢逐沙吒利，漫學斑鳩喚舊妻。

吟罷，大歎一聲。王知縣道：「老先生興致不高，詩情散亂，又該罰一杯。」王教授只是垂頭不語。葉訓導喚從人，將過雲母箋一幅，遞與王知縣，錄出所題詩句。知縣寫詩已畢，後題姑蘇王從古五字。因知縣留名，葉訓導後邊也寫樂清葉林春漫錄七字。兩人既已留名，王教授也寫個汴梁王從事書，只是詩柄上增：「春日邀王令公、葉廣文同游爛柯山看梅，限韻得妻字。」書罷，遞與王知縣。知縣反覆再看，猛然想起，就將雲母箋一卷，藏入袖裡。說道：「等學生仔細玩味一番，容日奉到。」是日天色已晚，各自回衙。

王從古故意將這詩箋，就放在案頭。喬氏一日走入書房，見了這卷雲母箋，就展開觀看，看到後邊這詩，認得筆跡是丈夫的，又寫著汴梁王從事。」這不是我丈夫是誰，難道汴梁城有兩個王從事不成？」又想到：「我丈夫出身貢士，今已五年，就做衢州教授，也不甚差。難道一緣一會，真正是他在做官？」

「又想到：「他既做官，也應該重娶了。今看詩中情況，又怨又苦，還不像有家小。假若他還不曾娶了家小，我卻已嫁了王知縣，可不羞死？總然後來有相見日子，我有甚顏面見他。」心裡想，口裡恨，手裡將胸亂捶。恰好王從古早堂退衙，走入書房，見喬氏那番光景，問道：「為甚如此模樣？」喬氏道：「我見王教授姓名，與我前夫相同，又是汴梁人，故此煩惱。」王從古情知事有七八分，反說道：「你莫認差了，王教授說，祖籍汴梁，其實三代住在潤州。」喬氏道：「這筆跡是我前夫的，那個假得。」王從古道：「這是他書手代寫的，休認錯了。」喬氏道：「他是教授，倒有書手代寫。你是一縣之主，難道反沒個書手，卻又是自家親筆？」王從古見他說話來得快捷，又答道：「這又有個緣故的，那王教授右手害瘡，寫不得字，故此教書手代寫。我手上又不害瘡，何妨自家動筆。」喬氏見說，沒了主意，半疑半信。王從古外面如此談話，心上卻見他一念不忘前夫，倒有十分敬愛。又說道：「事且從容，我再與你尋訪。」

又過了幾日，縣治後堂工字廳兩邊庭中，千葉桃花盛開，一邊紅，一邊白，十分爛熳。王從古要請王教授葉訓導玩賞桃花，先差人投下請帖，吩咐廚下，整治肴饌。對喬氏道：「今日請王教授，他是斯文清越的人，酒饌須是精潔些。」喬氏聽說請王教

授，反覺愕然，忙應道：「不知可用團魚？」王從古道：「你平日不煮團魚，今日少了這一味也罷。」喬氏道：「恐怕王教授或者喜吃團魚，故此相問。」王從古笑道：「這也但憑你罷了。」原來王從古，舊有腸風下血之病，到西安又患了痔瘡，曾請官醫調治，官醫又寫一海上丹方，雲團魚滋陰降火涼血，每日烹調下飯，將其元煮白汁薰洗，無不神效。王從古自得此方，日常著買辦差役，買團魚進衙。喬氏本為王從事食團魚，見了團魚，就思想前夫。又向在趙成家，得此一夢，所以不吃團魚，也不去烹調。今番聽說請王教授，因前日詩箋姓名字跡，疑懷未釋，故欲整治此味，探其是否。王從古冷眼旁觀，先已窺破他的底蘊，故意把話來挑引。此乃各人心事，是說不出的話。

當下王從古正與喬氏說長話短，外邊傳梆道：「學裡兩位 師爺都已請到。」王從古即出衙迎接，引入後堂。茶罷清談，又分詠紅白二種桃花詩，即好詩也做完，酒席已備。那日是知縣做主人，少不得王教授是坐第一位，葉訓導是第二位。席間賓主款洽，杯觥交錯。大抵官府宴飲，不擲骰，不猜拳，只是行令。這三位官人，因是莫逆相知，行令猜拳，放懷大酌。王教授也甚快活，並不比爛柯山賞梅花的光景。正當歡樂之際，門子供上一品肴饌，不是別味，卻是一品好團魚。各請舉箸，王知縣一連數口，便道：「今日團魚，為何異常有味？」那葉訓導自來戒食團魚，教門子送到知縣席上。惟王教授一風供上團魚，忽然不樂，再一眼看觀，又有驚疑之色。及舉箸細細一撥，俯首沉吟，去了神去。兩隻牙箸，在碗中撥上撥下，看一看，想一想，汪汪的兩行珠淚，掉下來了。比適才猜拳行令光景，大不相同。王知縣看了，情知有故，便道：「一人向隅，滿坐不樂。王老先生每次悲哭敗興，大殺風景，收了筵席罷。」

「葉訓導聽見此語，早已起身，打恭作謝。王教授也要告辭，王知縣道：「葉老先生請回衙，王老先生暫留，還有說話。」遂送葉訓導出堂，上轎去後，復身轉來，屏退左右，兩人接席而坐。王知縣低聲問王教授道：「老先生適才不吃團魚，反增悽慘，此是何故，小弟當為老先生解悶。」王教授道：「晚生一向抱此心事，只因言之污耳，所以不敢告訴。晚生原配荆妻喬氏平生善治烹團魚，先把團魚裙子括去黑皮，切瓣亦必方正。今見貴衙中，整治此品，與先妻一般，觸景感懷，所以墮淚。」王知縣道：「原來尊闈早以去世，小弟久失動問。」王教授道：「何曾是死別，卻是生離。」王知縣道：「為甚乃至於此？」王教授乃將臨安就居一段情絲，說了一遍。王知縣聽了此話，即令開了私宅門，請王教授進去，便教喬氏出房相認。喬氏一見了王從事，王從事一見了妻子，彼此並無一言，惟有相抱大哭。連王知縣也悽慘垂淚，直待兩人哭罷，方對王教授道：「我與老先生同在地方做官，就把尊闈送到貴衙，體面不好。小弟以同官妻為妾，其過大矣，然實陷不知。今幸未有兒女，甚為乾淨，小弟如今宦情已淡，即日告病歸田。待小弟出衙之後，離了府城，老先生將一小船相候，彼此不覺，方為美算。」王教授道：「然則當年老先生買妾，用多少身價，自當補還。」王知縣道：「開口便俗，莫題，莫題。」說罷，王教授別了知縣，喬氏自還衙齋。王從古即日申文上司告病，各衙門俱已批允，收拾行裝離任，出城登舟，望北而行。打發護送人役轉去，王教授船泊冷靜去處，將喬氏過載，復為夫婦。

一牀錦被遮羞，萬事盡勾一筆，只將臨安被人劫掠始終，並團魚一夢，從頭至尾，上牀時說到天明，還是不了。正是：今宵勝把銀缸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

喬氏說道：「我今夫妻重合，雖是天意，實出王知縣大德，自不消說起。但大仇未報，死不甘心，怎生訪獲得強盜，須把他碎骨粉身，方才雪此仇恥。」王從事道：「我雖則做官，卻是寒氈冷局。且又不知這賊姓名居處，又在隔府別縣，急切裡如何就訪得著。」喬氏道：「此賊姓胡。已是曉得，但不知其住處。」王從事道：「此事只索放下，再作區處。」話休煩絮。王從事作官一年，任滿當遷。各上司俱薦他學行優長，才猷宏茂，堪任煩劇，遂升任臨安府錢塘縣知縣。喬氏聞報大喜，對丈夫道：「今任錢塘，便是當年拆散之地，縣令一邑之長，當與百姓伸冤理枉。何況自己身負奇冤，不為報雪，到彼首當留心此事。」王從事道：「不消叮嚀，但事不可定，事不可知，且待到任之後，自有道理。」隨擇日起程，從金華一路，到錢塘上任。三朝行香之後，參謁上司。京縣與外縣不同，自中書政府，以及兩台各衙門，那一處不要去參見。

通謁之後，刑布規條，投文放告，徵比錢糧。新知縣第一日放告，那告狀的也無算，王從事只揀情重的方准。中有一詞，上寫道：

告狀人周紹，告為劫賭殺命事。紹係經商生理，設鋪揚州。

有子周玄，在家讀書。禍遭嘉興三犯鹽徒丁奇，遁居臨安，開賭誘子宿娼劉賽，朋扛賭博，劫去血資五十餘兩，金簪一隻。

紹歸往理，觸凶毒打垂斃，趙成救證，誘賭劫財，逞凶殺命。

告。

原告 周紹

被犯 丁奇 劉塞 周玄

干證 趙成

王從事看這詞，事體雖小，引誘人家子弟嫖賭，情實可惡，也就准了，仰本圖裡老拘審。原來這張狀詞，卻是趙成陰唆周紹告兒子的。趙成便貪淫作惡，妻子婢妾，卻肯捨身延壽。凡在他家走動的，無有不相知，好似癩痢頭上拍蒼蠅，來一個著一個，總來瞞著趙成一。有曉得的，在背後顛唇簸嘴說道：

「趙瞎子做盡人，那得無此現世報。」趙成近時，忽地道女人滋味平常，要尋小官人味道嚐嚐，正括著周紹的兒子周玄。這周玄排行第一，人都叫他是一官，年紀十七八歲。一向原是附名讀書，近被趙成設計哄誘，做了男風朋友。引到家中，穿房入戶，老婆婢妾，見他年紀小，又標緻，個個把他當性命活寶。趙成大老婆花氏，已是三十四五，年紀是他長，名分是老大，風騷又是他為最。周玄單單供應這老婆娘，還嫌弗夠，所以一心倒在周玄身上。平日積下的私房，盡數與他，連向日搶喬氏這只金簪，也送與他做表記。兩個小老婆，也要學樣，手中卻少東西，只有幾件衣服，將來表情，丫頭們只送得汗巾香袋。周玄分明是瞎倉官收糧，無有不納。趙成一生占盡便宜，只有這場交易，吃了暗虧。

周玄跟著趙成，到處酒樓妓館，賭博場中，無不串熟。小官家生性，著處生根，那時嫖也來，賭也來，把趙成老婆所贈，著實撒漫。那抱劍營前劉賽，手內積攢得東西，買起粉頭接客，自己做鴉兒管家，又開賭場。嫖客到來，乘便就除紅捉綠。周玄常在他家走動。這丁奇是嘉興販綿綢客人，到劉賽家來嫖，與周玄相遇。劉賽牽頭賭錢，丁奇卻是久擲藥般的，周玄初出小伙子，那堪幾擲，身邊所有，盡都折倒，連趙成老婆與他這只金簪也輸了。是時五月天氣，不戴巾帽，丁奇接來，就插在角兒上。賭罷，周玄敗興，先自去了。丁奇就與粉頭飲酒，卻好趙成撞至，劉賽就邀來與丁奇同坐吃酒。趙成見丁奇頭上金簪，卻像妻子戴的一般，借來一看，吃了一驚。劉賽道：「方才週一官，將來做梢，輸與丁客人的。」趙成情知妻子與周玄必有私情事了，心裡想了一想，自己引誘周玄的不是，不如隱了家醜，借景擺佈周玄罷。算計已定，即便去尋周玄。他本意原只要尋周紹，不想恰好遇著在家。

那周紹原是清客，又是好動不好靜的，衙門人認得的也多，各樣道路中人，略略曉得幾個。見了趙成，兩下扳談。趙成即把他兒子與丁奇賭錢，輸下金簪子的事說出。周紹道：「可知家中一向失去幾多物件，原來都是不長進的東西，偷出去輸與別人。」又說道：「只是我兒子沒有這金簪，這又是那裡來的？」趙成道：「賭博場中，梢挽梢，管他來歷怎的。如今錢塘縣新任太爺到，何不告他一狀，一則追這丁奇的東西，二則也警戒令郎下次。」周紹聽信了他，因此告這張狀詞。也是趙成惡貫滿盈，幾百張狀詞，偏偏這一張卻在準數之中，又批個親提，差本圖裡老拘審。新下馬的官府，誰敢怠慢。不過數日，將人犯拘齊，投文解到。王從事今午衙所審，到未牌時分，王從事出衙升堂，喚進諸犯，跪於月台之上。

王從事先叫原告周紹上去，問道：「你有幾個兒子？」周紹道：「只有一個兒子。」知縣道：「你既在揚州開段鋪，是個有身家的了，又且只一子，何不在家教訓他，卻出外做客，至使學出不好？」周紹道：「業在其中，一時如何改得。」知縣又叫周

玄上來，看了一看，問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怎不學好，卻去宿娼賭錢，花費父親資本。」周玄道：「小人實不曾花費父親東西。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，既不曾花費，你父親豈肯告你。在我面前，尚這般抵賴，可知在外所為了。」喝叫：「拿下去打！」皂隸一聲答應，鷹拿雀雀，扯將出去。那個小伙子，魂多嚇掉。趙成本意借題發揮，要打周玄，報雪奸他妻子之口怨氣，今番知縣責治，好不快活，伸頭望頭的對皂隸打暗號，教下毒手打他。早又被知縣瞧見，卻認錯是教皂隸賣法用情，心裡已明白這人是衙門情熟的，又見周玄哀哀哭泣，心裡又憐他年紀小。喝道：「且住了。」周玄得免，分明死去還魂。知縣叫丁奇問道：「你引誘周玄嫖賭，又劫了他財物，又打壞周紹，況又是個鹽徒，若依律該向個徒罪。」丁奇道：「老爺，小人到此販賣綿綢，並非賣鹽之人。與周玄只會得一次，怎說是引誘他嫖賭，劫他財物，通是虛情誑告，希圖捏詐。」知縣道：「周紹也是有家業的人，你沒有引誘之情，怎捨得愛子到官？」周紹叩頭道：「爺爺是青天。」丁奇道：「周玄嫖賭，或是自有別人引誘，其實與小人無乾。」周紹道：「兒子正是他引誘的，更無別人，劫去的財物，有細財在此。」袖裡摸出一紙呈上。趙成隨接口直叫道：「還有金簪子一隻。」知縣大怒道：「你是干證，又不問你，你何要搶嘴？」叫左右掌嘴，皂隸執起竹掌，一連打上二十，才教住了。趙成臉上，打得紅腫不堪。知縣問：「金簪今在何處？」丁奇不敢隱瞞說：「金簪在小人處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有金簪，這引誘劫賭的情是真了。」丁奇道：「小人在客邊，到劉賽家宿歇，與周玄偶然相遇，一時作耍賭東道。周玄輸了，將這金簪當梢是實，欺侮銀兩，都是假的。只問娼婦劉賽，便見明白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在袖摸出金簪。皂隸遞與門子，呈到案上。知縣拿起簪子一看，即看見上有「王喬百年」四字，正是當年行聘的東西，故物重逢，不覺大驚，暗道：「此簪周玄所輸，定是其母之物，看起來昔日掠販的是周紹了。但奶奶說是姓胡，右眼已被刺瞎，今卻姓周，雙目不損，此是為何？」沉吟一回，心中兀突，吩咐且帶出去，明日再審，即便退堂。衙門上下人，都道：「這樣小事，重則枷責，輕則扯開，有甚難處？恁樣沒決斷，又要進去問後司。」眾人只認做知縣才短，那裡曉得他心中緣故。王從事袖了簪子進衙，遞與喬氏道：「我正要訪拿仇人，不想事有湊巧，卻有一件賭博詞訟，審出這根簪子。」喬氏道：「這人可是姓胡，右眼可是瞎的？」知縣道：「只因其人姓胡，又非瞎眼，所以狐疑，進來問你。」喬氏也驚異道：「這又怎麼說？」知縣又問道：「他可有兒子弟兄麼？」喬氏道：「俱沒有。」知縣委決不下，想來想去，乃道：「我有道理了。只把這周紹，盤問他從何得來，便有著落。」次日早堂，也不投文，也不理別事，就喚來審問。當下知縣即呼周紹問道：「這簪子可是你家的麼？」周紹應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還是自己打造的，別人兌換的，有多少重？」周紹支吾不過。知縣喝教夾起來，皂隸連忙討過夾棍。周紹著了忙，叫道：「其實不乾小人的，不知兒子從何處得來。」知縣便叫周玄：「你從那裡得來的？」這小伙子，昨日吃了一嚇，今日又見動夾棍。

心驚膽戰，只得實說：「是趙成妻子與我的。」知縣道：「想必你與他妻子有奸麼？」周玄不敢答應。

知縣即叫趙成來問，趙成跪到案前，知縣仔細一看，右眼卻是瞎的，忽然大悟道：「當日掠販的，定是這個了。他說姓胡，亦恐有後患，假托鬼名耳。」遂問道：「可是你恨周玄與妻子有奸，借丁奇賭錢事，陰唆周紹告狀，結果周玄麼？」趙成被道著心事，老大驚駭，硬賴道：「其實周玄在劉賽家賭錢，小人看見了報與他父親，所以周玄懷恨，故意污賴，說是小人妻子與他簪子。」知縣道：「這也或者之，你可曉得，這簪子是那裡來的？」趙成道：「這個小人不曉得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你妻子之處，可還有婢妾麼？」趙成道：「還有二妾四婢。」知縣暗道：「此話與喬氏所言相合，一發不消說起是了。」又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，乃有二妾四婢，想必都是強佔人的麼？」趙成道：「小人是極守法度的，怎敢作這樣沒天理的事。」知縣道：「我細看你，定是個惡人。」又道：「你這眼睛，為甚瞎了？」趙成聽了這話，正是青天裡打一個霹靂，卻答應不來。知縣情知正是此人，更無疑惑，乃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不知做下多少惡事，快些招來，饒你的死。」趙成供道：「小人實不曾做甚歹事。」知縣喝叫：「快夾起來。」三四個皂隸，趕向前扯去鞋襪，套上夾棍，趙成殺豬一般喊叫，只是不肯招承。

知縣即寫一朱票，喚過兩個能事的皂隸，低低吩咐，如此如此。皂隸領命，飛也似去了。不多時，將趙成一妻兩妾，四個老丫頭，一串兒都縛來，跪地丹墀。皂隸回覆：「趙成妻子通拿到了。」此時趙成，已是三夾棍，半個字也吐不出實情，正在昏迷之際。這班婆娘見了，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。知縣單喚花氏近前，將簪子與他看，問道：「這可是你與周玄的麼？」那婆娘見老公夾得是死人一般，又見知縣這個威熱，分明是一尊活神道，怎敢不認，忙應道：「正是小婦人與他的。」知縣道：「你與周玄通姦幾時了？」花氏道：「將及一年了。家中大小，皆與周玄有奸，不獨小婦人一個。」又問：「怎樣起的？」花氏道：「原是丈夫引誘周玄到家宿歇，因而成奸。」知縣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又問道：「你這簪子，從何得來？丈夫眼睛為何瞎了，他平日怎生為惡？須一一實招，饒你的刑罰。」那婆娘惟恐夾棍也到腳上，從頭至尾，將他平日所為惡端，並劫喬氏販賣等情，一一說出，知縣道：「我已曉得，不消說了。」就教放了趙成夾棍，選頭號大板，打上一百。兩腿血肉，片片飛起，眼見趙成性命在霎時間了。

知縣又喚花氏道：「你這賤婦，助夫為惡，又明犯姦情，亦打四十。眾婦人又次一等，各打二十。」即援筆判道：審得趙成，豺狼成性，蛇虺為心。拐人妻，掠人婦，奸謀奚止百出，攬人物，劫人財，兇惡不啻萬端。誘變童以入幕，乃惡貫之將盈；啟妻妾以朋淫，何天道這好還。花氏奪簪而轉贈所歡，趙成構訟而欲申私恥，丁奇適遭其變，周紹偶受其唆，雖頭緒各有所自，而造孽獨出趙成。案其惡款，誠罄竹之難書；據其罪跡，豈擢髮所能數。加以寸磔，庶盡厥罪。第往事難稽，陰謀無證。坐之城旦，實有餘辜。劉賽煙花而復作囊家，杖以未徹。丁奇商販而肆行賭博，懲之使戒。周玄被誘生情，薄懲擬杖，律照和姦。花氏妻妾宜淫，重笞示辱，法當官賣。金簪附庫，周紹免供。

判罷，諸犯俱押去召保。趙成發下獄中，當晚即討過病狀。

可憐做了一世惡人，到此身死牢獄，妻妾盡歸他人。這才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且說王從事，退入私衙，將前項事說與喬氏。喬氏得報了宿昔冤仇，心滿意足，合掌謝天。這只金簪，教庫上繳進，另造一隻存庫。臨安百姓，只道斷明了一樁公事，怎知其中緣故，知縣原為著自己。那時無不稱頌錢塘王知縣，因賭博小事，審出教唆之人，除了個積惡，名聲大振。三年滿任，升紹興府通判。又以卓異，升嘉興府太守。到任年餘，喬氏夫人，力勸致仕，歸汴梁祖業。王從事依允，即日申文上司，引病乞休，各衙門批詳准允。收拾起程，船到蘇州，想起王知縣恩德，泊船閘門，訪問王知縣居處，住在靈巖山剪香涇。王從事備下禮物，放船到濱村停泊，同喬氏各乘一肩小轎，直到剪香涇來。先差人投遞名帖，王知縣即時出門迎接。原來王知縣，因還妾一事，陰德感天，夫人年已五十以外，卻生下一子，取名德興。此時已有七歲，讀書甚是聰明。當下在門首迎接，王從古見有兩乘小轎，便問：「為何有兩乘轎子？」跟隨的啟道：「太守夫人，一同在此。」王知縣心上不安，傳話說：「我與太守公是故人，方好相接，夫人那有相見之禮？」跟隨的只道王知縣不肯與故人夫人相見，實不知其中卻有一個緣故，為此喬氏隨轉轎歸船。

王從事與王知縣，留連兩日而別。一路無話，直至汴梁。

是時天下平靜，從事在汴梁城中，覓了小小一所居第，一座花園，與喬氏日夕徜徉其間。喬氏終身無子，從事乃立從堂兄弟之子為嗣，取名靈復，暗藏螟蛉之義。王從事居家數年而故，喬氏亦守寡十五年才終。臨終時吩咐靈復道：「我少年得罪你父親，我死之後，不得與你父親合葬。父親之柩，該葬祖墓，我的棺木，另埋一處。」靈復暗道：「我父親生前與母親極為恩愛，何故說得罪兩字。」欲待再問，喬氏早已瞑目而去。靈復只道一時亂命，那裡曉得從前這些緣故。喬氏當日在趙成家，夢見團魚說話，後來若不煮團魚與王教授吃。怎得教授見鞍思馬，吐真情與王知縣。所謂「殺我也早，燒我也早」，在夢驗矣。若當時這簪子不被趙成妻子搶去，後來怎報得這趙成劫搶之仇，所謂「尋得著也好，尋不著也好」，其夢又驗。當時嫁了王從事，卻被趙成拐去，所謂「這個王也不了」。後來又得王知縣送還從事，所謂「那個王也不了」，團魚一夢，無不奇驗。後人單作一詩，贊王知

縣不好色忘義，就成了王從事夫妻重合，編出一段美談。詩云：

見色如何不動情，可憐美少遇強人。

五年月色西安縣，滿樹桃花客館春。

墨跡可知新翰墨，烹魚乃信舊調人。

若非仗義王從古，完璧如何返趙君。

後人又因王知縣夫人五旬外生下德興兒子，後日得中進士，接紹書香，方見王知縣陰德之報，作一絕句贊之。詩云：

當年娶妾為寧馨，妾去桃花又幾春。